

## 孙 中 山 与 永 丰 舰

○ 汤 锐 祥

**【摘 要】** 本文从海军舰队护法旅程的几个侧面,用翔实史料叙述“永丰”舰在翊护元首、讨逆靖乱斗争和坚持革命到底的英勇、坚毅的斗争历程,说明“永丰”舰改号中山的缘由,指出它伴随领袖的英名与其光辉、壮烈的战斗事迹而扬名海内外。文章提出这艘历史名舰重见天日将会为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再建勋劳。

**【关键词】** 孙中山 永丰舰 翊护元首 讨逆靖乱 中山舰

## 护卫帅府第一舰

为反对北洋军阀、维护共和政制,孙中山于1917年6月8日在上海发出护法通电。海军总长程璧光率领海军首先响应,随后率领舰队南下护法。先后前往粤海参加护法斗争的军舰共11艘,其中巡洋舰有“海圻”、“海琛”、“肇和”<sup>3</sup>舰,江河浅水舰有“永丰”等舰。在护法时期,孙中山曾先后乘坐过的军舰是“海琛”、“舞凤”、“楚豫”、“永丰”这4艘军舰,而“永丰”舰则是奉命护卫大元帅府的第一舰。

护法斗争兴起时,国会议员响应孙中山的护法号召,纷纷南下广州,于8月25日举行国会非常会议。9月1日,孙中山膺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初始帅府暂设于远离广州城的黄埔公园<sup>①</sup>,时驻泊黄埔长洲河面的护法舰队乃是帅府的强大护卫力量。

当时,广州城与黄埔长洲岛之间的陆上交通甚为阻塞。孙中山到广东省议会会场就任大元帅职以及到广州城与军队人士筹护法大计,都是先乘“舞凤”

舰到广州天字码头,再乘汽车前往;而各界人士到黄埔谒见孙中山更因交通阻塞而费时误事。为便于大元帅府与各方的联系及护法活动的开展,9月15日帅府参军处致函士敏土厂商借该厂洋房办公,函云:“现因需地办公,暂借河南士敏土厂办公洋房后门两幢,以资办公。其该厂营业着该总办仍照旧办理,无令妨碍。”<sup>②</sup>是时,广东省长李耀汉便指示该厂总办孙嘉荣:“刻日率各职员撤出,以便请大元帅移节办公”<sup>③</sup>。这样,大元帅府即由黄埔公园移迁至广州“河南”(现广州市珠江南岸海珠区纺织路)的士敏土厂。

帅府设置于广州“河南”荒凉之地,虽有李福林的“福军”作为帅府的侍卫部队担任警卫工作,但与黄埔相比,帅府的保安设施就大不如前。为了加强帅府的护卫工作,便于孙中山出巡广州城与各方联络,海军总长程璧光即指派护法舰队中能驶进省河而战斗力较强的“永丰”舰驻泊于帅府前的河段,护卫帅府以供孙中山差遣。

关于帅府何时设置于士敏土厂,上文所引帅府参

军处致士敏土厂函可资证实初期帅府设于黄埔，非一开始就设于士敏土厂。当年9月26日上海《民国日报》曾就元帅府迁址作如下报道：“孙大元帅暨全部职员，顷既迁至士敏土厂办公，所有侍卫军队亦已妥为支配，刻下元帅府前并有“永丰”炮舰停泊，以供差遣。”这则新闻证实了帅府是在9月26日前迁至士敏土厂，“永丰”舰驻泊帅府前的日期是在9月15日至25日之间。所以，一些回忆文章说孙中山9月10日就任大元帅职时即择定士敏土厂为办公地点是不确的。准确日期是当年报章所报道的：“大元帅府……经于本月十五日下午迁入，十六日开始办公。”<sup>④</sup>

## 总统座驾舰上戡乱

当孙中山筹划北伐大计时，探悉护法舰队的闽籍官员有伙同陈炯明阻挠北伐的动向，便在决定改道北伐后督师回粤，先行统一广东的陆海军指挥权，为北伐顺利进行创造条件。1922年4月21日，下令免去陈炯明广东省长、广东总司令及军政府内务部长的职务，同时给陈炯明、林永谟（时任海军舰队司令）发出训令：“所有广东总司令所属陆海各军直属于大元帅。”同时27日又密令武力改组海舰队，重建舰队的领导机构，这是海军南下护法以来，孙中山第一次亲自调整舰队的领导人选。在武力改组海军舰队成功后，孙中山还重新任命护法舰队各军舰舰长，从广东江防舰队抽调骨干力量充实各军舰的指挥力量，这就为日后指挥军舰反击陈炯明兵变作好部署，也使“永丰”舰在反击叛乱中能够担负重任，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城发动兵变，孙中山从越秀山麓总统府脱险后首登省河上的“楚豫”舰，随后率领驻泊省河各军舰驶往黄埔，开会研究讨逆靖乱的战斗方案。17日晨孙中山乘坐“楚豫”舰，率领“永丰”、“永翔”、“豫章”、“同安”、“广玉”、“宝璧”舰驶回省河，发炮轰击省河沿岸的叛军。“楚豫”舰勇猛率先前冲，在激战中被击伤。各军舰进入省河后，于沙面暂停泊时，孙中山为便于调动军舰与指挥战斗，转往比“楚豫”舰航速较快、战斗力更强的“永丰”舰，随后率领各军舰返回黄埔。从此，“永丰”舰便成为孙中山指挥戡乱平叛斗争的座舰，时日长达53天。

军舰集驻黄埔河面，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建立大本营行使总统职权，为了安全与便于指挥各军舰，总统行轅设于“永丰”舰上。这时，在广州城与黄埔之间便

出现了叛逆与革命双方军力僵持的对立局面。当繁荣的羊城有毁于双方开战的危急情势下，渴望和平、呼吁双方和解的人士，如香港驻穗的富商、广州劳动界的代表、关心侨民利益的外国使者、香港各报驻广州记者、陈炯明的调和代表，以及惯于蔑视中国主权的外国驻粤海关税务司，都先后接踵到黄埔，登上“永丰”舰谒访孙中山，垂询各种事情。

从现已发现的报刊史料看，孙中山在舰上发表谈话有十多次，一时，“永丰”舰成为总统对外宣言的讲坛。孙中山在一系列的铿锵有力的宣言、谈话中，指控“陈炯明勾连外贼摧残中国”，呼吁民党同志“从我一言，誓与陈炯明一战而后了”<sup>⑤</sup>，表示“为中华民国一劳永逸之计，予决不去责任”<sup>⑥</sup>，“余但求中国有一合法政府，即退而为一劳动者亦乐为之。”<sup>⑦</sup>“我如无力量剿平陈炯明，我即死于珠江。”<sup>⑧</sup>表示护法讨逆的坚强意志，誓为革命救国而鞠躬尽瘁。

当洋人税务司说：“请总统离粤，俾可通商自由”时，孙中山即严词驳斥：“此为我之领土，我可往来自由”，并指责说：“此非汝之所应言。”<sup>⑨</sup>以坚定态度拒绝列强的无理干涉，表现出革命者不畏强权，坚强地维护国家的尊严与革命者的体面。

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培育与大无畏战斗精神鼓舞下，“永丰”舰不愧为大元帅所倚重的英雄座舰。7月10日，“永丰”等舰以海军全体官兵名义发出宣言，表示昔日为护法讨逆“赴汤火”，现为民国正统不堕“我海军亦当以救国者出面救粤”<sup>⑩</sup>，誓与叛逆陈炯明决战到底。同月16日，“豫章”舰舰长欧阳格奉孙大元帅之命就任海军临时总指挥，负责统一指挥省河各军舰开展平叛斗争。当天，欧阳格暨“永丰”等舰舰长通电说：“横海楼船，永光天日。捐躯糜踵，此志不渝。”“共扫妖氛，藉安邦本。”<sup>⑪</sup>这些壮语声波发于“永丰”，而荡漾于珠江。“永丰”等舰官兵的反击战延续至8月9日孙中山及随员等离舰经香港赴上海而结束，他们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在护法斗争以至民国海军的战史上绘写了光辉的一章。孙中山亲躬此役，日后在嘉奖海军官兵的训令中对此役曾作出高度评价：“我海军将士为国宣劳，厥功至为宏伟”，“我中华民国之海军，于历史著莫大之光荣者，实以是役为最。”<sup>⑫</sup>

## 首举反沈鸿英义旗

1922年8月反击陈炯明叛乱失败后，孙中山在上海一直策划收复广东的工作。为了从东西两面夹

攻陈军，10月18日任命驻闽南的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回粤讨贼。随后又与岑春煊达成联合讨伐陈炯明协议，争取桂军沈鸿英、滇军杨希闵等部东下征讨陈炯明。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沈鸿英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一路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桂军第二路总司令。滇、桂军在广西藤县大湟江白马庙举行军事会议，商定合作条件，决定组成西路讨贼军及讨陈战略。

1923年1月1日，滇、桂、粤联军在藤县誓师，发起讨陈战争。同月4日孙中山发出讨伐陈炯明通电后，讨陈战争进展很快，滇、桂、粤联军迅速东下入粤，8日占领肇庆，10日克复三水。当广州在西路讨贼军攻击之下，陈炯明见败势已定，15日通电下野，率所部退返惠州。是时，东路讨贼军在东江受阻，进展缓慢，与广州地区远隔。16日，桂军沈鸿英部李易标第一军抢先进入广州。沈鸿英部队到广州后，抢占观音山、白云山的战略阵地，盘踞市内各官署，占领税收机关，并袭击邹鲁策动起义的驻扎观音山的谭启秀所部。18日，从西江东下的粤军进驻广州“河南”地区，倏时形成以省河为界的粤军与滇、桂军隔江对峙局面。

主客各军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在沈鸿英阴谋控制粤省军政权力的情况下，广州呈现出大变乱的险象。26日，沈鸿英挑起了“江防会议事变”，逮捕了孙中山任命的讨贼军总司令魏邦平，魏所部第三师被缴械。孙中山总统的全权代表胡汉民、邹鲁、李烈钧等人被迫离开广州，桂军在城内横行霸道。

在粤省政局出现动荡时，海军舰队内部因政见分歧而发生分裂，时驻泊省河的“永丰”舰不经舰队司令温树德的核准，在“江防会议事变”后自行驶离省河，开往黄埔。2月1日晚，前军政府参谋部海军参谋欧阳琳乘夜黑率领敢死队员数人强行登上“永丰”舰，夺取军舰的指挥权，将舰长常光球“礼送”上岸后，机智地将舰驶出虎门要塞。在途经宝安县赤湾海域时受到“海圻”、“永翔”两舰拦截。欧阳琳指挥军舰加快航速，冲破阻截，驶离伶仃洋，直驶汕头海面，与前些时期李烈钧率领乘坐到此的“肇和”舰及原驻泊那里的“楚豫”舰会合一起，并在军政府参谋总长、时任潮梅绥靖处主任李烈钧的授意下，三舰组成海军汕头临时舰队。3日，欧阳琳与黄伯、刘纯经代表“永丰”全舰官兵致电上海孙中山总统，呈报汕头临时舰队的组成，旗帜鲜明地宣言海军拥护孙中山，听从总统指挥。

电文说：“永丰”驶抵汕头，“与肇和、楚豫二舰合力，惟李参谋长之命是听，并受田司令（指公举“肇和”舰舰长田士捷为临时舰队司令——引者）之节制，一致拥护钧座，以求贯彻海军护法、翊卫元首之初心。”<sup>⑩</sup>接到“永丰”军舰的电呈后，孙中山批准汕头临时舰队的建制，电委“肇和”舰舰长田士捷为汕头舰队司令、副舰长盛延祺为舰队总指挥、欧阳琳为“永丰”舰舰长。

“永丰”舰在海军舰队首举反对沈鸿英义旗，乃是日后舰队护法势力反对温树德背义附逆斗争的先声，其拥戴元首、坚持护法初衷的宣言使舰队内护法与附逆的势力泾渭分明，对当时温树德正在暗中策划率舰队北上附逆的阴谋起着抑制作用。

## 回归大元帅率领

1923年3月2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在广州重建陆军大本营，温树德为了保持其舰队司令的地位，掌握指挥整个舰队各军舰的权力，即时从赤湾返回广州，装出一付“敌血断金，披心相付”的姿态，向孙中山表示愿效命疆场，致力护法事业。次日又发出通电，表示“愿率海军将士追随总统之后，力谋西南大局之发展，以达护法救国之初衷。”<sup>⑪</sup>但是，温树德回任大本营海军舰队司令职后并没有恪守自己的诺言，却始终把孙中山批准组建的汕头临时舰队视作他重掌整个海军指挥权，诱骗官兵率舰队北上附逆的严重障碍。在掌握大本营海军指挥权之后，寻找借口，借故诬指汕头临时舰队领导受人挑拨，另树异帜，有碍护法讨逆。并无中生有，托言奉元首之命，于4月25日指派“海圻”、“海琛”两艘巡洋大舰开赴汕头海面，以强大炮力监视、限制汕头临时舰队的行动，武力勒令“肇和”、“楚豫”两舰归队，听候指挥，不得自由行动。

在温树德以强硬措施逼使汕头临时舰队解散前，“永丰”则以奉大本营命官——闽赣边防督办李烈钧之命运送子弹往福建厦门为理由，驶离汕头海面，机智地脱离汕头临时舰队，摆脱了温树德的控制。“永丰”军舰在情势恶化时又一次善于观察形势，捕捉时机，不为附逆势力所困扰，坚持了护法方向，这是它在舰队附逆势力占居上峰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追随中山革命的原因。

当汕头临时舰队被温树德以强力解体后，“永丰”舰在李烈钧的庇护下，独立地游弋于福建厦门、东山与广东南澳、汕尾等处的海面，在军饷、煤炭奇缺的条件下，全舰官兵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历时二月余，创

造了只舰坚持护法宗旨，独立游弋、备尝艰辛气不馁这一民国海军史上的罕见事迹。

孙中山对“永丰”舰长期游弋外地极为关注，在该舰与大本营失去直接联系的情况下，他通过管理帅府财务的戴恩赛经香港向“永丰”舰递送饷款。当获悉“永丰”舰在闽海遭受北洋军舰迫降时，利用日本货轮作掩护，发挥小舰机动灵活的优势，巧妙地摆脱北军“海容”、“应瑞”两巡洋舰的攻击，于7月16日向大本营会计司下达了发给“永丰”舰回省费2000元的命令，并饬令拨煤炭200吨作该舰返航广州省河使用。

在孙中山的关怀下，“永丰”舰迅即鼓轮来粤，于8月11日晚上驶抵广东虎门要塞，孙中山派大本营副官黄白前往迎接。12日，“永丰”舰由虎门驶进省河白鹅潭。13日，军舰移泊于大元帅府新址——士敏土厂前的河面，专门听候帅令差遣。

“永丰”舰从虎门驶进广州市省河这几天的喜庆日子，适逢“永翔”、“楚豫”两舰从西江上游作战胜利奉命凯旋之时。广州大沙头庆祝海军凯旋的礼炮同时成为欢庆“永丰”舰回归大元帅府的炮声。昔日曾共同战斗的“永丰”、“永翔”两艘姐妹舰，在隔别半载后又重新汇合于广州市省河内，准备接受帅府下达新的战斗任务。

在庆贺海军凯旋盛礼后，“永丰”舰舰长欧阳琳偕同该舰各军官登岸到帅府晋谒孙中山大元帅，禀告军舰的情况。孙中山听后，对“永丰”舰屡经艰险仍坚持护法，面对强敌又善于抗击、避离敌舰的行动甚为嘉许。除训勉外，特令大本营会计司拨款数千元，犒赏该舰官兵。次日，还亲临该舰视察，慰勉官兵。在舰上发表演说，对“永丰”舰官兵英勇抗敌、矢志护法的革命精神给予很高评价，说：“永丰舰前由广州赴汕，再由汕赴厦，始终为护法起见；今复坚持正义，由厦回广州，历多次险阻，曾不改其初志。与滇军之由滇、川、桂而粤，复在粤先后肃清妖氛，所经过之艰难，仍以护法为职志，实堪称并美。故此深冀[冀]各官佐继续贯彻其主张，与滇军功绩互相辉映。”<sup>⑩</sup>元帅的训词激发了全舰官兵极大的革命热情。元首的直接关怀，这是“永丰”始终追随中山革命的原因。

## 护送总理北上

当国共合作掀起国民革命、斗争不断高涨，形势向前发展时，北方政局突变。1924年10月22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的北京政府，改所

部为国民军。28日，冯玉祥与胡景翼、孙岳联名发出速开和平统一会议的通电。为了对付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对国民军的联合挟制，冯玉祥等于11月初连续三次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

11月3日晚，孙中山在元帅府与众商议，决定应邀北上，并议定留守广州元帅府、东江与南路的军事以及北伐进行的负责人员。在北上各项准备工作就绪后，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公开阐明北上的宗旨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政治立场和主张。

元首北上，“永丰”舰奉命护送孙中山一行前往香港。13日上午，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上“永丰”舰，随员汪精卫、邹鲁、伍朝枢及中、外文秘书邵元冲（中文）、陈友人（英文）、戴天仇（日文）、韦玉（法文）、朱和中（德文），副官黄惠龙、马湘、吴雅觉，参谋长李烈钧、高级参谋喻毓西，参军邓彦华、赵超，以及马超俊、吴一飞、罗宗孟、陈剑如、张乃恭等人亦随后联袂上舰。

军舰从广州天字码头启行，鼓轮驶抵长洲岛。孙中山及随员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迎进军校，检阅军校学员的战术演习。检阅毕，孙中山与蒋中正进行短暂的谈话，说“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sup>⑪</sup>

在军校稍憩后，时兼任长洲要塞司令的蒋中正请孙中山一行乘军舰前往长洲要塞对岸的鱼珠炮台巡视。在那里，孙中山与送行的军政要员进行话别会，嘱咐各员在他去北方之后负起各自的工作责任，同心协力巩固广东的基础，做好革命的策源地，并向众宣布11月3日晚元帅府会议的两项决定：“（1）粤事责成胡汉民全权处理。（2）北伐责成谭延闿积极进行。（3）东南防务由杨希闵、许崇智、刘震寰共同负责。”<sup>⑫</sup>

14日，“永丰”舰驶抵香港。在舰上孙中山与送行要员再次话别，重申对胡汉民等的委托任务，并强调必须依《北上宣言》的宗旨进行工作。

孙中山北上，万民瞩目，全国各阶层人民殷切期望国民会议胜利召开，掀起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的宣传活动，以促进中国的和平统一。“永丰”舰护送孙中山一行平安抵达香港，胜利完成了万民的重托，当孙中山一行转乘“春阳丸”商轮启程赴沪后，军舰全体官兵即启碇返航广州复命，在大元帅府的领导下担负各项新的战斗任务。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噩耗传出,引起全国革命民众的极大哀痛。全国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缅怀他对中国革命事业建树的伟大功勋。追随中山革命、崇仰孙文学说的人们不断提出铸像、勒石、撰传等各种建议,借以追念元勋永垂不朽。

在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持续开展悼念革命领袖活动中,各报章遍载悼念专刊,撰述元首的勋绩,哀思先驱的高尚品格,宣扬中山的思想学说,奋勉继承遗志,完成未竟之业。

在全国范围已形成了历史上罕见的传播中山革命思想的政治热潮中,出于崇敬与仰慕,北京民众建议将瞻仰遗体处的中央公园改称中山公园,南京市民要求将中华民国诞生地的南京改为中山城,上海、广州的教育界人士争着申请将上海大学、广东大学命名为中山大学……这些诚挚的建议、殷切的期望,其意义正如当年广东省长公署关于将孙中山的故乡——香山县改称中山县的训令所说:“无非欲纪念先生之功业,以志不忘,如美人之华盛顿同一用意耳。”<sup>①</sup>

“永丰”舰海军官兵自随舰队南下护法以来,在粤追随中山革命,倏经八载,于护法运动、国民革命各战役、各政事的激烈斗争及危难之时,与中山先生休戚与共,或在大元帅亲自指挥下英勇战斗,或冒险艰难护卫元首。缅怀此情,经该舰长官提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决议,将“永丰”舰改称中山号,以垂永久之

纪念。并择定于领袖逝世一月后的第一天——4月13日举行军舰改号的盛大揭幕礼。

是日,全舰各处高悬万国旗志庆,舰首添上青天白日旗一面,以铜片刻铸“中山”二字镶于舰尾“永丰”的原位。礼前,军舰驶至大元帅府旧址——士敏土厂前的省河。正午12时许,胡汉民、廖仲恺、伍朝枢、胡谦、邓泽如以及许崇智代表冯次琪、江防司令李宗璜、朱培德代表万参军、胡思舜代表蒋秘书长、警卫军吴铁城等军政要人,由舰长欧阳琳恭迎登上军舰。下午一时正举行中山号揭幕礼。会场庄严肃穆,盛况空前。

在军舰改号的当天,欧阳琳暨全舰官佐士兵发出通电,阐述“永丰”舰改号中山的缘由与意义。电文说:“永丰追随师座有年,从患难最深,各将士思念不置,用敢更名中山,长留纪念,以期与各将士交相淬励[砺],继中山未竟之志,事中山未竟之事。它时岁远年湮,人人皆知本舰为中山奋斗最烈之舰,即知中山之精神不死,主义犹存之概。”<sup>②</sup>

自此,“中山”舰便伴随着领袖的英名与其光荣、壮烈的战斗业绩而扬名海内外。在国民革命时期,它最早列入国民革命军的编制,因屡立战功而被誉为全国海军的先锋。在抗日战争时期进行反对法西斯侵略战斗中又立下了光辉的战绩。1938年10月24日在长江执行巡防任务时,于金口镇与日军飞机进行激烈战斗,终因孤军无援,受创伤过重而沉入江底。至今,虽经历了半个世纪多的历史沧桑,人们也没有忘记它,并祈望它在重见天日后的日子里,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与和平统一祖国大业再建新的功勋。

①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16日在“帅府设在黄埔”时标题下报道:“孙中山在9月10日就职,原拟择于城内旧藩司署为元帅府,后以别因,现以黄埔公园为暂时之帅府。”

②《军政府公报》1917年第2号。

③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22日“军政府大事记”。

④上海《民国日报》1917年9月29日“军政府大事记”。

⑤长沙《大公报》1922年7月3日。

⑥长沙《大公报》1922年7月14日。

⑦长沙《大公报》1922年7月30日。

⑧天津《大公报》1922年7月9日。“珠江”指广州市内的省河。

⑨《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499页。

⑩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7月17日。

⑪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7月31日。

⑫《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39页。

⑬上海《申报》1923年2月28日。

⑭上海《申报》1923年3月11日。

⑮《广州民国日报》1923年8月15日。

⑯《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312页。

⑰长沙《大公报》1924年11月22日。

⑱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4月25日。

⑲《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4日。

责任编辑:王和平